

# 新时代的俄美关系

[美] 托马斯·格雷厄姆

**【内容提要】** 乌克兰危机之后，美俄明确将对方视为竞争对手。目前美俄关系的疏远与冷战时期的战略对抗已有本质不同，因为国际格局已从两极向多极转变。从历史来看，美俄关系大部分时间也是竞争大于合作，美俄竞争不同于其他地区大国之间的竞争，是根植于国家认同的安全观和例外主义的根本矛盾。因此，两国关系短期内很难得到改善。从长期来看，经济活力从欧洲向东亚的转移、先进科学技术的发展、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以及经济技术不平衡发展带来的全球权力结构重新配置等全球主流趋势，以及各自国内的发展，可能使两国的大战略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但地缘政治挑战、世界秩序、价值观三个因素的变化是能否为美俄关系的改善带来契机，很难得出明确的答案。

**【关键词】** 美俄关系 地缘政治 大战略 例外主义 权力平衡

**【作者简介】** 托马斯·格雷厄姆，美国基辛格事务所常务理事，2004~2007年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事务高级主管。

**【译者简介】** 胡冰，《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编辑部编辑。

2014年3月，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标志着后冷战时期美俄关系发生逆转。美国最终放弃了使俄罗斯逐步融入欧洲—大西洋共同体这一冷战结束时追求的对俄政策。俄罗斯通过行动破坏1975年签订的保障欧洲安全的赫尔辛基协定表明其保护本国核心利益的决心。由于伙伴关系不复存在和沟通渠道被切断，双方目前明确将对方视为自己的战略竞争对手。这在2017年12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被清楚地体现出来。俄罗斯总统普京自2007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后的多次公开讲话，都反复提及这一点，并且言辞也越发激烈。

但这并不意味着已经爆发了新一轮的冷战（如一些评论员所说）。回想美俄关系在冷战中衰退至最低点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段最黑暗的日子，目前国际背景和两国关系的本质已截然不同。世界权力的分布已不再是冷战时期的两极

格局，而正在呈现出一个早期多极化体系的轮廓。两国已不再致力于全球存在的争夺，这一争夺关乎完全相反的有关人与国家关系的哲理，它们现在时刻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变化并宣称对民主的坚守。美俄关系已不再塑造国际体系或者主导全球日程，而是与已形成各种体系和日程的其他双边或多边关系一样，不再是最重要的那一对。尽管美国的优先考虑项依然是俄罗斯，但俄罗斯已不再是美国外交政策关注的中心，美国的关注重点已转向中国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等其他国际事务。最新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没有改变用词，依然将俄罗斯认定为一股修正主义力量和战略竞争对手，在战略上也赋予中国同样的定位，并视伊朗、朝鲜和国际恐怖主义为主要威胁。

然而，由于美俄两国关系在冷战中被认为竞争（有时甚至是完全对抗）大于合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两国关系都一直处于困境。短期内，不要期望两国关系能回到冷战刚结束那几年的伙伴关系，两国领导人不会对两国关系有新的设定，两国间嫌隙即使不再变大也不会快速得到改善。两国关于世界秩序的原则、区域冲突的实质和政治事务根本价值观的分歧太过深刻，超越了其他所有因素。

美俄关系按目前趋势发展到世纪中叶，战略竞争将持续多久是一个大家公开讨论的问题。这更多取决于两国国内发展和全球趋势。如果其中一方不再在世界事务中举足轻重，或者，两国都保持目前的重要性，继续维持对抗、战略竞争或转向具有全球深远影响的战略合作，那么世界的未来将截然不同。

## 历史的重担

美俄关系的竞争性并非偶然，自 19 世纪末期美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竞争性就一直两国关系的主要特点。紧接着，美国、沙俄和日本在中国东北展开竞争。1904 年，日俄战争初期，美国以现实政治的方式更加倾向于它认为实力较弱的日本。日本在陆战和海战中使俄罗斯蒙羞之后，美国改变立场转向调解和平，在东北亚建立了有利于自己的权力平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拒绝承认新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因为它的颠覆性和反资本主义的外交政策直到 1933 年才有所缓和，当时纳粹的阴云正在欧洲上空聚集，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威胁美国在东亚和太平洋的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陷入了一场激烈的冷战，在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苏两国处于热核冲突的风口浪尖。即使是在罕见的合作时期，合作的实质也没那么令人信服，例如，战胜纳粹德国的美苏联盟相互充满

了深深的怀疑，苏联和美国在二战中东西两线的作战也没有那么多交集。战后的安排将欧洲分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这两个阵营很快就陷入了冷战的泥潭。在苏联解体的第一个十年里，两国建立在共同战略利益之上的合作更少，更像是孱弱的俄罗斯对美国极不情愿地顺从，比如美国对巴尔干战争的干预和北约的扩张。随着 2000 年以来俄罗斯在普京的领导下实力有所恢复，两国间合作的理由都在逐渐消失，最后发展到现在严重疏远的程度。

## 安全与例外主义

造成这段混乱历史的原因有很多。大国间的竞争基本上是国际关系的一个固有状态，而对于在东亚和欧洲都有重大利益，且都持积极的扩张主义的国家来说，情况就更是如此，至少在过去的 150 年里，美国和俄罗斯一直都是如此。

然而，仅仅是大国关系的竞争性还不足以解释这种对抗的深度和持久性，这种对抗远远超过了美国尤其是俄罗斯与其他大国，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其他一些因素因为触及了国家宗旨和国家认同的核心，影响更加深远，比如解决国家安全与经济繁荣等基本问题的方式不同，互不相容的价值体系包含了矛盾的例外主义和普世主义。

在安全与经济繁荣方面，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抵御外部敌人和应对危及国内稳定的安全挑战，确保这个幅员辽阔、人口稀少、民族众多、没有天然屏障且强邻环绕的国家不受侵扰。为此，俄罗斯在战略纵深上寻求庇护，将边界尽可能从俄罗斯心脏地带向外推进，限制外国势力进入俄罗斯控制的领土。相比之下，美国在 19 世纪中期确立在北美的主导地位后，在地理上一直是安全的，北部和南部都是弱小的邻国，东部和西部是辽阔的海洋。作为一个贸易国，美国作为一个罕见的例外，将目光投向海外不是为了实际控制领土，而是为了给美国商品打开市场，为国内强劲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的幸福安康获取资源。

随着时间的推移，俄罗斯在寻求安全方面的扩张与美国在寻找市场方面的扩张发生了冲突，首先是在东亚，然后是在欧洲。在冷战期间，这种紧张关系愈演愈烈，具有侵蚀性的、闭关自守的苏联寻求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而美国的经济活力则需要扩大自由市场的区域范围。美国的经济繁荣危及俄罗斯的安全，反之亦然。出于这样的原因，自 19 世纪末以来，两国都对彼此采取遏制政策，俄罗斯限制美国的商业发展，美国限制俄罗斯领土扩张。尽管美国仅仅在冷战期间正式

地承认这一点，但俄罗斯从来不承认，而是更愿意抱怨自十月革命以来所谓的美帝国主义或者霸权野心。

对安全和经济繁荣的不同要求也造成了两国世界秩序观的根本分歧。一种纯粹的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观（至少对大国来说是这样），对势力范围的偏爱，以及大国之间达成一系列协议的全球治理，与俄罗斯寻求安全的理念相吻合。相比之下，美国更倾向于建立一种有利于商业渗透的全球秩序，即不存在排他性的势力范围，并同意制定规则，并由各国共同负责裁决争端和执行规则，以此来管理商业竞争，甚至是地缘政治竞争。

正是由于寻求安全与经济繁荣的方式不同，以及价值体系的对立，即美国的共和主义和民主与俄罗斯基于宗教的威权主义、紧接着是马克思主义、现在是民族主义原则的对立，以竞争的形式包含于例外主义和普世主义之中，加剧了两国战略竞争的程度。

多年来，美国的例外主义从一种理念演变而来，即与欧洲的几个主要大国相比，美国是建立在一套民主理念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种族或领土之上。随着美国崛起为一个大国，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看待国际事务的传统现实主义方式很快被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所取代，威尔逊总统坚持认为美国的行为不像其他大国，不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而应为了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国斗争，是为了让世界通过“为民主而安”来结束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全球领导力已经发展为美国例外主义的一个核心元素。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不仅把自己当作一个领导者，而且认为自己是设置国际议程“不可或缺的国家”，维护全球自由秩序，使所有国家和人民获利。因此，美国的例外主义引导其走向单极世界。

相比之下，俄罗斯在追求公正的世界秩序方面奉行的例外主义，基于沙皇时代的宗教原则和苏联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亚历山大一世基于基督教信仰建立了欧洲列强的神圣联盟，尼古拉一世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前对神圣君主合法性的顽强捍卫，都是这种例外主义的早期表现。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80年的“普希金演说”中提到的那样，俄罗斯的抱负是独一无二的，“调和欧洲的矛盾……要和谐世界发出最后一个声音，最后兄弟般共享所有国家按照基督原则行事的福音！”苏联时期的共产主义推翻了沙皇时代有关正义秩序的宗教观，取而代之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全球野心。现在，普京和他的前任们一样，摆出了一副建立公正、民主世界秩序的主要倡导者姿态，这一秩序反对美国霸权，主张主权平等。

更加极端的是，美国和俄罗斯的例外主义相互排斥。因为只可能有一个真正的全球领袖，美国没有为其他大国留下余地；而俄罗斯不承认美国的领导地位，因为它更倾向于通过一种全球理事会的方式，把各大国协调在一起。

## 短期内陷入困局的两国关系

因此，美俄关系的竞争性，传统而持久地根植于两国对国家认同和命运的深刻信念之中。那么，这对未来预示着什么？唯一的问题仅是战略竞争的激烈程度以及向危险对抗转变的节点吗？或者，能否预设两国关系的未来可能走向战略合作？无论是对抗、竞争还是合作，还依然如此重要吗？美国和俄罗斯是否都还对全球力量平衡保持足够的重要性，使其他国家仍然关注美俄关系的现状？

从短期来看，答案是明确的。美俄关系将麻烦不断且十分重要。两国关系将继续陷入困境，因为目前使两国产生分歧的问题不能被轻易解决。乌克兰危机彻底颠覆了欧洲安全的合理框架，美国仍然支持北约扩张，而俄罗斯坚决反对。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在俄罗斯的支持下，可能消灭国内反对派，“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简称“伊斯兰国”，ISIS）可能被击败，但危机已经扩大为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问题，与伊朗竞争的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是美国的传统合作伙伴，现在却与俄罗斯合作密切。美国和俄罗斯都在更新各自的核武库，发展先进的常规和网络武器，要想对战略稳定的要求达成一致则更加复杂。俄罗斯对 2016 年美国大选的干预，惹恼了美国民众，并促使美国国会授权对俄罗斯实施反俄制裁，这些制裁未经批准无法解除。此外，尽管俄罗斯一再否认，美国领导人深信，这种干涉仍在继续。与此同时，两国领导人都发现，有一个外部敌人在政治上很方便，妖魔化对方可以转移人们对他们自己未能负责任地处理国内重大问题的注意力。

这一陷入困局的两国关系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显而易见。俄美两国控制着全世界 90% 的核武器。两国都拥有丰富的资源，包括石油和天然气以及开发先进技术应用于军事的能力。两国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行使投票权。美国已经被公认拥有全球影响力，而俄罗斯则展示了将权力投射到周边地区，包括欧洲、中东、南亚和东亚以及北极地区的能力。同样重要的是，两国的精英阶层都有一种大国心态，他们决心在世界舞台上行使他们所认为的合法特权。

## 长期的可能性

然而，从长远来看，到 21 世纪中叶，答案并不容易得出。两个国家各自的国内发展以及全球趋势都可能导致两国或其中一国重新调整国家对外关系的优先级别，可能引发对国家安全与经济繁荣的发展方式的新思考，以及对例外主义的重新解读，从而强化或削弱两国竞争关系的传统基础，也可能提出挑战，激发对抗，加剧竞争，或鼓励合作。简而言之，未来是未知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到影响它的关键趋势和选择。

## 全球趋势的主流

世界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所产生的影响比 30 年前苏联解体更加深远。有四种趋势尤其值得关注，这将对美俄关系产生影响。

首先，全球活力正在从欧洲转移到东亚，从北大西洋转移到亚太地区。中国的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提高。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证，即便中国的增长率在未来几年可能会大幅甚至急剧放缓，但由于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如此之大，它遭遇的重要挫折或长期衰退，也将对全球经济和权力平衡产生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欧洲仍将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但它的政治影响力将取决于朝着更加团结一致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在外交和国防政策方面，还是欧洲的民族国家重获自己的主权权威，重新将欧洲大陆的安全事务收归国有。随着页岩气的开发以及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和投产，中东地区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重要性将被削弱，该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也将随之下降。相比之下，全球变暖以及随之而来的极地冰川融化将提高北极的战略重要性，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令人觊觎，且可成为连接欧洲、东亚和北美的海上通道。

第二，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方法和生物遗传学等先进技术，将使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最重要的是，它将重新定义现代世界中权力的本质，使技术竞争成为大国关系的焦点。新技术也将对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而在全球范围引发一场关于基本价值观、公民权利和人权的激烈辩论。

第三，世界仍将紧密地相互联系在一起，即使全球化在各国寻求通过加强实

体世界和网络空间的边界来重申主权的过程中被削弱，这种相互联系将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大国间的相互依赖而产生，而那些最擅长操纵和适应这种情况的国家将会上升到全球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与此同时，这种相互联系将会引发国际挑战，特别是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有组织犯罪、大规模杀伤性技术在恐怖分子手中扩散以及气候变化，将在全球议程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要实现这些目标，就需要大国和其他国家采取集体行动。

第四，不均衡的经济和技术发展将引发一轮全新的全球权力分配。世界权力体系不太可能成为单极或两极，更可能是出现多个具有或多或少能力的权力中心，各国最终将在这样一个持久的全球权力等级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从目前的权力结构来看，中国和美国似乎最有可能处在最顶端，而其他几个少数国家，比如俄罗斯、印度、日本，或许还有几个欧洲大国，可能会排名靠前，地区性大国将在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出现。此外，该体系还存在众多的跨国行为体，包括恐怖分子和犯罪集团，其中一些可能对全球事务产生重大影响。

## 潜在实力与政治意愿

无论美国是否仍处于全球权力等级的顶端，俄罗斯都是一个关键的全球事务参与者，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是否会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两国的相对潜在实力和政治意愿。

俄罗斯的问题更多涉及潜在实力而不是政治意愿，这一点毫无疑问。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是俄罗斯身份的核心。纵观历史，俄罗斯一直愿意忍受可怕的贫穷并付出巨大的努力赶超当时的大国和在世界政治中维护自己的特权，比如 18 世纪初彼得大帝迫使俄罗斯欧洲化的改革，19 世纪中期亚历山大二世在克里米亚战争蒙羞后的伟大改革，20 世纪 30 年代欧洲和东亚战争临近时斯大林力促的工业化改革。

这种努力不可或缺，因为每次在俄罗斯刚刚赶上之时，很快就发现自己又落后了。目前，俄罗斯与世界主要大国的竞争也是一样。名义上，俄罗斯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 1/12，是中国的 1/8（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分别为美国的 1/5，是中国的 1/6）<sup>①</sup>。与此同时，俄罗斯正在被印度赶超，虽然其中的差距正在逐步缩

---

<sup>①</sup> For World Bank GDP data, see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locations=CN-RU-US> and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PP.CD?locations=CN-RU-US>

小，仍远远落后于日本和主要欧洲国家。或许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在被公认是全新经济竞争力的研发方面的落后，因为新技术能提高生产效率<sup>①</sup>，这一挑战只会越来越大。俄罗斯官方的预测也认为，如果没有重大的结构性改革，俄未来 10 年的经济将陷入停滞<sup>②</sup>。

俄罗斯领导人不仅明白改革势在必行，也看到了巨大的风险。因为经济和政治权力在俄罗斯仍然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就像历史上经历的那样，经济改革需要政治上的调整，这可能会对俄罗斯国内政治权力的配置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在极端情况下会动摇国家的根基。20 世纪 80 年代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确实发生过这样的情况，这次改革以经济萧条和国家解体结束。这个教训成为俄罗斯目前改革的一个严重的心理障碍。俄罗斯能否克服这一心理障碍成功改革，能否长期激发俄罗斯维持大国野心所需要的力量，还有待观察。

在美国，情况正好相反。毫无疑问，它的潜在实力是毋庸置疑的。即使中国正在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从各个方面看美国也几乎是当今世界上最卓越的力量。拥有扎实的资本市场，促进创新和创造力的政治和商业环境，以及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这些因素继续激发着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活力。美国是世界领先大学和科研中心的摇篮，在研发方面的支出超过了中国、欧盟和俄罗斯，研发在 GDP 中所占的份额处于绝对的优势<sup>③</sup>。美国的技术实力为其军队提供了独特的能力，在世界上远远超过任何国家的军事力量。

但近年来，人们严重质疑美国是否愿意继续承担全球领导责任的问题。在巴拉克·奥巴马总统领导下，美国开始实施收缩政策。美国民众对乔治·布什总统不怎么成功的外交政策感到厌倦。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美国第一”策略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保护主义经济政策以及对联盟价值的质疑，这使收缩政策达到新的高度。尽管这些政策遭到相当一部分精英的反对，但得到了大部分民众的支持，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美国盛行的孤立主义再一次具有吸引力<sup>④</sup>。但这个

① See “Raskhody na NIOKR vyshli tol’ ko summy” (R&D expenditures are insufficient), July 26, 2018. <https://www.kommersant.ru/doc/3695542>

② See Olga Kuvshinova and Aleksandra Prokopenko, “Yeshche 20 let stagnatsii prognoziruyet Minekonomrazvitiya”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ecasts a further 20 years of stagnation), *Vedomosti*, October 20, 2016. <https://www.vedomosti.ru/economics/articles/2016/10/20/661689-20-let-stagnatsii>

③ See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GB.XPD.RSDV.GD.ZS?locations=CN-RU-US-IN>; <http://uis.unesco.org/en/news/rd-data-release>; <http://data.uis.unesco.org>

④ See Pew Research Center, “Public Uncertain, Divided Over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May 5, 2016. <http://www.people-press.org/2016/05/05/public-uncertain-divided-over-americas-place-in-the-world/>



世界已经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回归纯粹的孤立主义是不可能的，更可能的是在全球事务中扮演不那么活跃的角色，或者在多边主义和双边主义的选项中更加倾向于后者。尽管如此，即使美国丧失了高居全球权力结构顶端的地位，但因为拥有强大的力量并置身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它仍将在全球事务中发挥重大影响。

## 大战略

地缘政治趋势和国内挑战，将不可避免地对美国和俄罗斯关于安全与经济繁荣的要求以及它们各自的例外主义形式产生影响。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首次面对一个多极世界。美国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认同一个像苏联一样压倒一切的威胁存在，这可以将美国的外交政策转变为一场正义与邪恶之间摩尼教式的斗争。美国还将发现，要想在全球事务中发挥唯一领导者的作用，在其国内也很难达成共识。这种情况要求美国在相互竞争的大国之间，在制定全球议程、维持稳定和推进国家利益方面，与过去习以为常的 70 年相比，更多地进行微妙的利益平衡。因此，美国可能回到在最低程度上把自己看作一个领导者而不是全球领导者的状态。如果特朗普“美国第一”的心态持续下去，美国将放弃“不仅为了促进自己的狭隘利益，还要为国际社会谋福利”的口号。

但是，这些不断发展的因素长期以来几乎没有改变美国的大战略，因为美国的安全与经济繁荣不断发展，并保证了美国的国内自由。美国的地缘政治需求将一如既往地保持不变：（1）美国在西半球的领导地位；（2）欧洲和东亚两个在北美以外的主要经济生产活动区域都不是由敌对势力主导；（3）拥有可靠、安全的海上贸易航路。此外，最近发现的一项新的需求是，尽管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相对战略重要性有所下降，但中东作为全球能源至关重要的供给方不能由敌对势力主导，这将与美国能否保持全球地位密切相关。

除了这些地缘政治目标之外，美国还将在最广泛意义上确保安全和维护战略稳定，其中涉及核武器、先进的常规武器和网络武器，以及除美俄之外在这些领域拥有强大能力的国家。因为美国仍将是一个贸易国，美国的安全、繁荣和自由也需要建立联盟来应对国际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和其他重大跨国威胁。最终，美国将继续促进国外民主发展，相信民主能加强世界和平力量，并为有益的商业互动引领。唯一的问题是如何通过积极的传教方式或提供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仿效模

式来实现。

对俄罗斯来说，苏联的解体是一场地缘政治和心理上的灾难，它打破了三个世纪以来的地缘政治发展，并使人怀疑俄罗斯在此之后的大国地位。但是，如果说与以往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次解体伴随着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趋势，强化了俄罗斯对实现安全与经济繁荣方式的传统看法，从俄罗斯继续努力保持在原苏联空间的领导地位，保留安全缓冲地带防止西方和中国的介入就可以得到证明。与此同时，普京继续把俄罗斯描述成一个公正世界秩序的主要倡导者，与传统的例外主义理念相一致，以此来增强俄罗斯的全球吸引力。

在这一点上，几乎没有理由期待俄罗斯确保安全、保护其独特生活方式的大战略发生重大变化。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目标包括：（1）维持俄罗斯在欧亚大陆中部和北部（大致为原苏联空间）的领先地位；（2）和目前美国一样，防止出现一个使俄罗斯在人口、财富和潜在实力上相形见绌的统一欧洲；（3）同时与欧洲和东亚实现经济一体化，在两个地区之间寻求商业和战略上的平衡；（4）建立一个可靠的屏障，防止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从中东蔓延到俄罗斯；（5）抵制全球事务中单一主导力量的崛起。

除了这些地缘政治目标之外，俄罗斯和美国一样需要创造和维持战略稳定的条件。但是，与美国相比，俄罗斯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要低得多，因此在联盟管理跨国问题方面，两国的看重程度不同。在这方面，俄罗斯在战略上仅需要结盟应对那些对俄罗斯有直接负面影响的跨国问题。应对气候变化（这可能会给俄罗斯带来一些好处，比如开放北极勘探和开采），或者打击那些不直接在俄罗斯境内开展活动的恐怖组织，都不一定是俄罗斯的利益所在。

## 竞争还是合作

假设美国和俄罗斯继续在全球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那么全球主流趋势及其所带来的挑战是加剧两国的战略竞争，还是预示着向战略合作的转变？最终的答案很难得出，但两国目前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世界秩序和价值观三个战略因素，提供了可能性的答案。

在地缘政治挑战方面，中国首当其冲。美国和俄罗斯都有确保中国的崛起不能削弱自身全球地位的利益诉求。美国面临的直接挑战在西太平洋，而俄罗斯在东北亚和中亚。除此之外，两国将密切关注中国在中东和欧洲日益增长的影响

力，美国将更加关注中国在西半球的商业渗透。

从战略上讲，美俄两国将从更紧密的关系中获益，两国能够与中国周边的其他国家结成联盟，从而在与中国打交道时赋予彼此更大的影响力。这并不是一个遏制政策，因为它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仅仅是为了促使中国保持克制。与此同时，推动俄罗斯与中国结成战略联盟，从而加强战略竞争对手的实力，并不是美国的利益所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密切合作也不是俄罗斯的利益所在，这将削弱俄罗斯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

排在第二位的是欧洲。对美俄关系的影响取决于它将朝着更加团结还是更加分裂的方向发展。如果欧洲更加团结，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将黯然失色。但欧洲也将不可避免地从中获得一定程度的战略自主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定程度上价值分歧的扩大，与其说与政治制度的基础有关，不如说是社会经济问题，这类类似于美国目前肆虐的文化论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俄罗斯在制衡欧洲野心方面存在共同的利益。

如果欧洲分裂，俄罗斯可能加强在东部的影响力。这是否会对美国构成威胁，将取决于德国、法国和英国是否有能力单独或共同抵制俄罗斯的发展。如果一方面，这些国家能够发起类似于欧洲 19 世纪时可靠的抵抗，美国将不需要采取干预行动，仅需时刻关注局势变化，尤其需要注意防止德俄两国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因为这一对双边关系能够主宰欧洲，损害美国的利益，同时帮助俄罗斯制衡中国的崛起；如果从另一方面来说，欧洲大国无法抵抗俄罗斯的发展，美国可能不得不像现在这样，在欧洲大陆发挥积极作用以限制俄罗斯的影响力。

欧洲之后当属中东。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该地区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但对俄罗斯来说仍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该地区的极端势力通过穆斯林人口激进化的方式对俄罗斯构成威胁，而且中东国家在有利可图的东欧能源出口市场是俄罗斯的直接竞争对手。尽管有不同的战略优先选择，美国和俄罗斯都将关注中东的稳定，美国将确保全球能源市场的可靠供应，俄罗斯将遏制极端势力。因此，美俄都希望在主要地区大国（包括埃及、伊朗、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之间建立稳定的平衡，但两国将出于不同的原因支持这种平衡：美国将阻止一个控制能源资源流出的地区霸权的出现；俄罗斯将遏制冲突蔓延和减少不稳定的风险。最终，两国在中东地区将有共同战略目标，但它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在寻求支持稳定平衡的同时，也在与地区大国争夺影响力。

最后，随着冰盖融化，北极地区对两国的战略重要性将有所上升。它们都有兴趣开发该地区丰富的资源，俄罗斯有兴趣开发北极海上航线的潜力。鉴于大部分已探明的资源位于北冰洋沿岸五个国家（加拿大、丹麦、挪威、俄罗斯和美国）明确划定的经济区范围内，因此不存在任何理由由于争夺这些资源产生激烈竞争。相反，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应该促进跨国合作的发展。因此，北极是寻求战略合作机会的最佳区域。

在世界秩序方面，美国支持规则导向的世界秩序，而俄罗斯希望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形成大国协调，两者将就此继续存有分歧。但一个多极世界，特别是这个世界由拥有不同价值体系的国家组成，将不可避免地破坏规则导向的世界秩序，因为不存在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权威，能够切实地裁决争端和强制执行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秩序将产生于超级大国间的相互理解，这种理解可能或多或少假借规则的名义，借助权力平衡来维持。这样的布局并不排除区域子系统的出现，其中一些子系统可能会像二战以来的大西洋共同体那样以基于规则的秩序运行。然而，总的全球秩序从整体上将朝着俄罗斯希望的构想转变。

在价值观方面，历史和传统表明，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将继续存在价值鸿沟。虽然不太可能出现突破性的民主进展，但俄罗斯可能出现的自由化趋势，或许能缓解但不会完全消除两国的紧张局势。俄罗斯是允许不同的价值观共存的，问题在于美国是否也如此行事。但美国极有可能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状态，即支持民主的传播但最终只捍卫自己的民主。这样的政策将缓解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

## 选择的可能性

尽管目前的美俄关系正处在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前所未有的对抗边缘，在过去的 150 年里，美俄间的竞争也一直是常态，但未来三十年的全球发展将可能慢慢侵蚀两国竞争的历史根基，为战略合作创造机遇。特别是，一个真正的多极世界的出现可能缓解美俄之间长期存在的有关世界秩序的分歧。通过缓和美国例外论的主张，削弱它在规范国际行为方面发挥的作用，将鼓励大国间协调发展和不同价值体系的共存作为创建秩序和缔造和平的方式。美国仍可寻求建立以规则为导向的子系统，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将按照传统继续倡导民主推进，但这将为俄罗斯腾出一块空间，使其在心理上免受美国激进主义的影响。这些条件

将更容易促成地缘政治上的合作。

事实上，为了维持权力平衡，适当开展美俄地缘政治方面的合作是有必要的，这是一个多极世界维持秩序与稳定的先决条件。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在亚洲需要这样的合作来实现地区平衡。如果欧洲在未来几十年慢慢实现统一，美俄两国可能会发现自己在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处境相似；如果欧洲最终分裂为一个个单一的民族国家，作为离岸平衡者的美国将会开展与俄罗斯的合作以维持平衡（就像英国在 19 世纪所做的那样）。在中东，美国和俄罗斯可以共同努力，维持一个符合两国利益的地区平衡。最后，两国将不得不与其他大国一道，共同创造和维持战略稳定。战略平等的多极化性质应该能够消除美俄从两极格局持续至今在战略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紧张关系。

这种合作将带来与目前情况截然不同的变化，但美俄关系的亲密度仍远未达到两国一度渴望的战略伙伴关系，竞争仍将耗费各自大部分精力和资源。

如何在不可避免的竞争和可能出现的合作之间找到平衡，最终是一个政治选择的问题。竞争不需要两国领导者的魄力，因为仅是在延续当前的进程。两国的任务是管理好竞争的程度，有责任降低暴力对抗发生的风险，因为这是两国都不想看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继续竞争状态是两国相对容易的选择。平衡地向合作转变则需要两国付出更多的努力，承担更大的政治风险，稍有不慎可能加大两国间的隔阂及加深不信任的程度。为了朝着战略合作的目标前进，两国的领导人需要认清具有决定性的全球发展趋势及其对两国产生的影响和两国合作的可能性。这需要他们为美俄关系制定一个新的愿景，然后说服目前相互持怀疑态度的公众和精英相信它的可行性。目前缺乏有天资的领导人。因此，战略竞争将继续伴随美俄关系的发展，未来是否会出现有如此魄力的领导人仍需拭目以待。

（责任编辑 李中海）